

後漢書

冊九

後漢書卷七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

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

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詣

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

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

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

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

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

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

後

漢

書

卷七十九

列傳

一

中華書局聚

言

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士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秘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

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

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

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

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

也廣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

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

承謝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

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肅宗

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

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於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

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

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

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

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

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

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

物情許攻也謫責也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

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

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

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

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尚書谷繇謨曰

人其代之孔安國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

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

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故明

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

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

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

之臣以道事君

五代謂唐虞夏商周也

○劉攽曰五

改

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

大詩

雅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

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

史記曰白起爲秦

將與趙戰于長平

阮趙卒四十五萬人

秦將北逐戎翟築長

息

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

告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

起大第于北闕下封爲高安侯

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爲賢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

小而謀大鮮不及矣

之易繫辭

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

能不稱其殃必大

○劉攽曰案文少兩字蓋本

夫竊

位之人天奪其鑒

論語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

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

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

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

鑒而益其疾也杜預

注云鑒所以自照也

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

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

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  
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  
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  
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  
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癰病富貴盛而  
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  
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

趙將李牧爲韓倉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

及銜刀于柱以自殺見戰國策

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

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

曾子之文也亦見大戴禮

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

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  
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  
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



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

而思傳世之功

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其與幾何

豈

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

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

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

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

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

巧充盈都邑

游手爲巧謂雕鏤之屬也

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

翼翼四方是極

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今

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

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

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

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

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

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

灾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

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則弱居理而不脩德則亂恃安而不慎微則危矣是故明

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

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度以下並

注云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

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七月詩豳風也大

索綯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

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合任爲相合或以游博持

掩爲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曰又況掘冢博掩犯姦成富也丁夫不扶

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

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



戲弄之具以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續其麻市

也婆娑

詩陳風也婆娑舞貌謂婦人于市中歌舞以事神也

又婦人不脩中饋

休其蠶織

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

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

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

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

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

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

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縻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

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

用功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

損或作捐

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

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

前書音義曰弋厚也綈繒也

革舄韋

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

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錦繡

綺紈葛子升越簫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紈子細也前書曰

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

有葛焉雖精麤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揚雄蜀都賦曰

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簫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

升今永州記曰秣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

貢布爲永州俗猶呼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

銀錯鏤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堅乃成其方入

以爲枕出蜀賓及大秦國吳錄曰瑇瑁似龜窮極麗

而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爲山石之文也

美轉相誇咤郭景純注子虛賦曰其嫁娶者車駢數

里緹帷竟道蒼頡篇曰又耕衣車駢騎奴侍童夾轂並

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

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尚

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不

讓者命于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

後漢書卷七十九列傳五中華書局聚

得衣者不得乘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

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繫辭也桐木爲棺葛采

爲緘尸子曰禹之喪法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澤者

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下不及泉上不

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柁檟之屬各因方土

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

師貴戚必欲江南櫟梓豫章之木櫟音乃巨反見坤

而注云櫟似檉檉而痺小恐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

夫櫟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

淮逆河沂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

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

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

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脩之夫子

泣曰古不脩墓

孔子合葬母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

門人後雨甚至孔子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及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見禮記也

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縣名屬京兆明帝葬

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

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

匣櫛梓榱桷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

栢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鄢畢之陵南城之冢畢周文王

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鄢東南杜中無墳隴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安西北南城山

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也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

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

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不君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杜預注云

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左傳

後漢書卷七十九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樽有四  
阿棺有輪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是棄君於  
也惡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禹曰今

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  
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  
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  
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  
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

草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

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

殷亂

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比干也左傳吳季札適衛

悅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

子未有患也又臧宣叔曰衛之于晉不得為次國杜

預注云春秋之時以疆弱為大小衛雖侯爵猶為小

國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

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

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

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

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

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

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

不相兼

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謂同也爲疏附賜也爲奔走師也爲先後由

也爲禦侮其能各不同也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

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

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

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

詩小雅曰它山石可以

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于鹽水焉

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

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

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

衣飾謂裝飾以

成其過也衣音於氣反

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



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羲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之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行一度月一行十一度度之十九分也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旣庶則富之旣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

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

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

奏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

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令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難見如神也○劉敞曰令寃民

仰希申訴案文令當作今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

朝鋪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說文曰鋪謂日加申時也今爲哺字也或

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

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

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

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

曲則諂意以行賄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賄故見私於

後漢書卷七十九列傳

八中華書局聚

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猶曰伸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